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八

大傳

禮不王不禘

大傳言其所傳者大也鄭氏謂記祖宗人親之大義

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此言禘與祫之禮也大祖諸侯受封君也大事大勲勞也省善也祭莫大於禘爵莫尊於王在禮不王不

禘惟王者受天命而有天下既立大廟以祀其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報本追遠於是為至諸侯則有祫而無禘大夫士則有時祭而無祫故諸侯五廟祭得及其大祖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惟有大事見善於君乃得干祫而及其高祖朱子曰禘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絶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

自大段淵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茍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案禘是宗廟之大祭王氏謂祖所自出者東向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是也鄭注以禘爲郊祀天祖所由生爲大微五帝之精如靈威仰赤熛怒之屬此緯書之誣也又云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而祭於壇墠亦恐未然大夫固有大祖廟矣自諸侯而下廟制有多寡而其祭及高祖一也意以大夫士本不

當有祫祭之禮故謂之干祫與徐氏師曾曰干祫必漢儒之言彼見魯祭有禘由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而命之遂起此論不知魯禘非禮則大夫士之干祫豈禮所得爲乎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此言武王致祭追王之事也既事謂伐紂之後逡詩

書皆作駿疾也武王代紂於牧之野順天應人天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設奠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以祭告祖廟又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諸侯之號臨天子也寀周之追王葢以明王迹所由興也比記云不以卑臨尊於理殊繆祖父之於子孫有常尊矣豈以爵號為隆替哉充其說則必如拓跋魏之追帝數十世而後可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此言先王治親之禮也治猶正也繆讀為穆人倫不明則禮法不立是故上治祖禰所以尊其尊也下治子孫所以親其親也旁治昆弟會合之以燕饗之飲食次序之以班列之昭穆凡皆以禮義別而叙之戚者從隆疏者從殺使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則人倫之道竭盡於此矣案上治下治旁治而人道竭即所謂

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也禮必有義則程子所云正倫理篤恩義者是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此言聖治以人道為始也德成而上故曰舉藝成而下故曰使姚氏舜牧云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民思慕

而不忘者謂之愛興滅繼絶所以存之也一得猶皆得也物事也紕繆舛戾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非不欲事事而治之人人而安之也然其所且先者五而民事不與焉急先務也一曰治親以敦其本二曰報功以酬其庸三曰舉賢以崇其德四曰使能以盡其才五曰存愛以章其厚能行五者於天下則上無敝政民無不足無不贍者若五事之中有一紕繆則民將莫得其死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案五先皆得而民始可厚五先一失而民死旋不救見福民則難禍民則易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此言王者因革之大凡也權稱錘度丈尺量斗斛也文章典籍也正者年之始朔者月之初服色者服之

色如夏玄殷白周赤之屬徽號者徽之號如虞旂夏綏殷大白周大赤之類器者禮樂之器械者軍旅之械衣服者章采之制王天下者於權度量於文章則立與考以定之於正朔於服色則改與易以通之於徽號於器械於衣服則殊異與别以辨之此皆其可得而與民變革者也若夫不可得而變革者則有矣如親其親尊其尊長其長男女之有别此人道之常乃其不可得而與民變革者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此言同異姓從宗主名之禮也同姓父族也異姓他姓之女來歸者也屬繫也道猶行也同姓自近而遠則從大小之宗以合其一本之族屬異姓自疏而親則主尊卑之名以治其婚姻之際會惟主名而名著

所以男女有別也如其夫為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其夫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之序宜也若謂弟之妻為婦者將凡之妻亦可謂之母乎夫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昭穆亂是人治之大者也而可不慎乎呂氏祖謙曰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

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此明同姓無通昏之禮也姓為正姓氏為庶姓如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為氏之類上謂高祖以上戚親也單盡也綴連也四世之親同乎高祖而服緦是服之盡也五世承高祖之父而止於袒免是減殺同姓也六世承高祖之祖則并袒免亦無之而親屬盡矣其庶姓既别異於上而恩意亦殫竭於下意者昏姻亦

可以通乎夫惟大宗之法百世不遷繫之以正姓而不可分別綴之以飲食而不使殊異故雖百世之遠支末益分而昏姻不通者此周道所以異乎殷也案六世而親屬竭者恩有所窮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無可苟也豈惟質文之不同蓋所以治人者於是為至矣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此言制服之義也服之爲術有六一曰親親父母爲首次以妻子伯叔二曰尊尊君爲首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如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兄嫂之屬四曰出入如女子子適人與在室者及爲人後之屬五曰長幼如成人及殤六曰從服則以類相從而非正服也

案人倫莫重於君父服術有六而親親尊尊實統之故爲父爲君皆斬衰三年此先王制禮之本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

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此承上服術而言其例也屬親屬也徒空也無屬而從謂之徒從從服之制凡六有爲屬從者如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也有爲徒從者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之黨庶母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者如公子之妻爲父母期而公子爲君所壓不服妻之父母凡弟相爲服而

各不服兄弟之妻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者如公子為君壓不得為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為夫之昆弟無服而娣姒自各有服是也有從重而輕者如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緦則為輕母為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緦則又為輕是也有從輕而重者如公子為君所壓自為其母練冠輕也而公子之妻為之服期則為重是也方氏慤曰以非正由於己特從人而服故謂之從服屬從由

仁而生也徒從以義而起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斷之以義也從無而有從輕而重濟之以仁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此即祖禰輕重之義以例六服之術而結之也自用也率循也循此以至彼也親猶禰也等差也祖謂高曾祖也仁主恩愛而事禰以仁為本故用仁循禰以等而上至於祖則名曰輕義主裁制而事祖以義為

先故用義循祖以順而下至於禰則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固然也輔氏廣曰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輕則齊衰三月重則斬衰三年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此言尊君敬宗之義也王氏以位也為句令從之君恩下施於族故有合聚燕飲之道族人則不得各以

其親而親其君者位尊故也惟君絶宗於是乎立宗以收族故庶子不祭所以明其宗也庶子亦不得為長子三年以不繼祖非正統也案鄭注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朱子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不得各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複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此承上文而明宗法也之所自出四字朱子謂衍文

別子為後世始祖繼別之嫡子則為大宗繼禰之嫡子則為小宗是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其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乃百

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乃五世則遷者也蓋立宗之法因乎祖惟其尊祖所以敬宗則敬宗固尊祖之義也鄭注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别子子弟之子也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孔疏鄭以經繼高祖為小宗何以先云繼禰蓋是承上繼别為大宗之下從别子言之别子子者别子之適子弟之子為别子適子之弟所生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案大宗唯一故五世之外猶為之服齊衰三月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此言公子之宗法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公子之公謂其君也適謂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國君之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於是乎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如君無適弟使庶兄弟一人為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

如君有適弟使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兄弟為宗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如公子惟一人更無公子可為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已也是故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君為其庶兄弟之為士大夫者立適弟之為士大夫者為之宗而使庶兄弟宗之此公子之宗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也朱子曰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間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為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為小宗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此言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之義也移施字通用謂延而及之也同高祖之兄弟相服緦麻至於族絕則無延及之服矣惟有親者乃各以其屬服之也方氏慤曰九族之外謂之絕族以其恩至此絕故無施服也夫以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嫡以旁而屬正親親之道如斯而已故曰親者屬也族絕即非其所屬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
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
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
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
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

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此推言先王親親之效也百姓百官也刑猶成也斁
厭也自仁以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以率祖順

而下之至於禰是始終乎親親故人道不外於親親也惟親親故上推親之所自出而尊祖惟尊祖故下推祖之所由繼而敬宗惟敬宗故各親其同宗之人而收族惟收族故報本反始而宗廟之禮嚴既內嚴宗廟必有與為存亡者故重社稷重社稷必有與之共守者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不濫而中刑罰中故庶民得以有所措手足而安庶民安故各樂其業而財用足財用足故克盡其心而百志成百志成則

禮義於是乎生故禮俗刑禮俗刑則和平於是乎致夫然後能樂詩有云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豈不承成先人之業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矣清廟之頌文王者即此以親親之道推之以治天下之謂也案親親仁也惟仁者以父母之心為心故友於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故親其九族由是推之而仁民愛物胥本於此矣此正與首章言禘祫之意相應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三十七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九

少儀

少小也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故名少儀朱子曰

此篇言少者事長之節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

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此言相見致辭之法也聞者記者謙言我嘗聞之於

人云爾某名也固如固辭之固固願者慮主人不即見已而為此薦請之辭也階者升進之喻主謂主人適敵同罕希也亟數也嘗聞初見有德有位之君子者其辭曰某固願通聞己名於將命者不得徑自達於主人也在敵體者則直曰某固願見若久不相見則仍曰聞名數相見則曰願朝夕不時見也瞽者無目則辭不稱見而但曰聞名案不得階主郈氏云恐不得將命者道達為之階主也即士相見禮願見無

由達之意亦是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此言凶事相見之辭也比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喪事喪不主於相見凡往有喪者其辭曰某願比於將命者蓋將以助其事也童子則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不敢與成人比也若適公卿貴者之喪則直曰聽役於司徒輕重唯命不敢辭也案司徒職云大喪率六

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喪謂公卿之喪
如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
敵者曰贈從者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
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
納甸於有司賵馬入廟門賵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
廟門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此言吉凶送遺授受之儀也以衣送死者曰襚言廢

衣不必其以歛也賈人識物價而主君之衣物者周禮玉府有賈八人進謂進而將命也以車馬送死者曰賵以馬幣送生者曰賻甸田也大白旗名兵車革路也廟門殯宮門君以朝會之事將適他國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道路之馬資於有司即於敵者亦衹曰以贈左右之從行者皆不直致也君有喪而臣致襚則曰致廢衣於賈人唯於敵者則直曰襚凡致襚須擯者傳辭將進若親者兄弟則直陳之而

不執以將命也臣為君之喪而納貨貝則曰納甸於有司言即所受之田邑所出分所宜納也賵馬主於為死故可以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主於生者併大白兵車雖為送喪之用以其本戰伐之具故俱不以入廟門也至授受之時來賻者既致主命即跪而委置其物於地擯者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者與吉事異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此泛言授受之儀也坐跪也凡受物而其人立與以物授人之立者皆不跪恐煩其俯故也若在性之直者不能委曲以盡禮則有之矣案此即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之意性之直者猶所謂直情而徑行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此言辭遜之節也辭讓也可猶止也闔門扇也禮賔至大門至階主皆辭讓令賔先入先升故於始入當

辭之時擯必告主人曰辭矣及升堂將就席擯者恐賓主再辭則必告曰可矣賓主入戶皆脫屨其排推門扉脫屨於戶內者惟同來中最長一人而已矣若先有尊長在堂或在室則後入者皆不得脫屨於戶內也孔氏曰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之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此言辭令之體也品味餚饌也亟數也道德行藝技能未能而樂學之謂習旣能而深造之謂善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故問品味者不可直斥其好惡而昭其癖但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者不可直斥其能否而暴其短但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輔氏廣曰凡問當有疑辭不可必其然也舉此二事以例其餘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此明君子之所宜慎也械器物也大家貴臣之家皆猶計度也君子謹於制行故不使有疑事之在躬不無故而測度民械不非分而願望大家不任意而訾計重器朱子曰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

此言洒埽之禮也汜廣也拚除穢也鬣鬛帚也膺胸也擖箕舌也汜埽內外曰埽專埽席前曰拚故拚席上

不得用埽地之帚恐不潔也執箕而拚則以箕舌自向胸前而不持向尊者恐不敬也盖埽重於擬唯大賔來則擬埽而蕩滌之小賔來止除席前穢而已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此言卜筮之法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卜筮者當正已之心以問吉凶於著龜不可以二心而不正是故問卜筮者曰義與志與是公義則可爲卜筮是私意則不爲之卜筮徐氏師曽曰不貳問即易所謂初筮

告再三瀆也義與志與必先自謀於心義則可問志
則否言不當非義而問也亦通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
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
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
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此類言卑幼敬尊長之禮也踰等謂祖若父之行也
翣扇也約矢者凡射皆四矢尊者置於楅上迭取射

之畢者則一時并取四矢也擁矢者投壺賓主亦各四矢尊者委於地一一取而投之畢者則悉擁抱四矢也角兕觥也擢取也馬者投壺之勝算每一勝則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則二者擢取彼之一馬以成己之三馬也凡畢幼之節不可不謹故尊長於己踰等則不敢問其年嫌若欲序齒也燕見不使人傳命嫌若賓主也遇於道見則面不則隱不敢煩尊者也不請所之恐煩答也於

尊者之喪當侯其有朝夕哭之事不非時而特弔亦恐煩動也侍坐於尊長弗使鼓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亦不得無故而畫地及弄手以為容揮扇以取凉皆戒不敬也尊長寢卧必跪而傳命不敢直立以臨也侍射則并約四矢侍投壺則擁抱四矢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必先洗爵而請行觴客若不勝則主亦如之所以優賓也其飲尊長及客則以常爵不敢用行罰之角投壺立籌為馬卑幼及為主者雖得其

二不敢擢取尊長及客之一馬以成已勝皆以明謙也寡勝則洗而以請族子謂是畀者與尊者為耦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敢使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酌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此言為僕御待君升車之禮也執即下執轡也良綏

君所執之正綏申猶伸也面猶前也拖引也幦覆軾皮也散綏僕所執之貳綏也凡御必立唯執君之乘車則坐方其僕在車下則右帶劒負良綏申綏末於前而引於車幦之上自以散綏升乃執轡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則授良綏而升君也朱子曰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劒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劒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此言侍坐請退之節也運動也澤玩弄而生光澤也還轉也卑幼者之於尊長請見不請退去止不敢自由也如朝廷不可以競進則曰退燕遊不可以忘反則曰歸師役不可以淹久則曰罷若侍坐於君子者君子志倦而欠體疲而伸運笏示欲搢而起澤劒首

示欲按而起還屨示欲著而起問日之蚤莫而意欲宴息則雖請退亦可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此言事君之法也量量其事意合成否事君者欲行道而有益於君當量而後入不可入而後量也即凡乞假於人或為人任事者亦然是以君臣志合上無怨惡而下得以遠罪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此言修身接物之所宜戒也旁泛及也與人處者不竊視其隱處不泛與之褻狎不言知識之過失不為戲侮之容色以此皆非重厚者所為也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此言人臣事君之道也亡去也相助役為也為人臣下者君有過則當諫爭而無訕謗諫不從則當逃去

而無疾怨將順則頌而無諂匡救則諫而無驕君德或怠則必張大其志而助成之君政或廢則必埽除其敝而更新之此之謂社稷之役蓋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毋掖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此廣明為人之法也報讀為赴疾之赴掖赴皆疾也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行貴以

漸毋拔來而進之鋭又貴有常毋報往而退之速毋不敬而瀆神毋貳過而循枉毋有倖心而測未至士之所依必於德所游必於藝工之所依必於法所游必於説依之以立其本游之以盡其用也毋嘗試衣服成器而取惡於人毋以身質成言語而取必於己朱子曰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兩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所謂其進鋭者其退速也案法者常法也説則法之意也考工記薄厚之所震動

清濁之所由出佾弁之所由興有說是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

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此言容儀之善也匪讀為騑德容有著見於外者如

言語之美則穆穆焉敬以和皇皇焉正以大也朝廷

之美則濟濟焉出入之齊翔翔焉翕張之善也祭祀

之美則齊齊焉思之一皇皇焉求之專也車馬之美

則匪匪焉行而有文翼翼焉載而有輔也鸞和之美

則肅肅焉唱者之敬雍雍焉應者之和也夫如是則衆美會而德容盛矣案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與此相類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此言答問之法也從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從樂人之事如周禮大司樂教國子樂德樂語之類謂已習之矣正則惟正其善否也或問國君之子爲長爲幼長則曰能從君供社稷之事矣若幼則曰僅能御大幼則曰未能御問大夫之子爲長爲幼長則曰能從習樂人之事矣幼則曰僅能正於樂人大幼則曰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爲長爲幼長則曰能力農而耕矣幼則曰僅能負薪大幼則曰未能負薪案

鄭注御謂御事孔疏御治也事謂尋常小事呂氏大臨則曰能御謂成童以上未能御未成童也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此類言趨拜之禮之變也步必趨所以為容車必式見必拜所以致敬也如執玉與執龜筴以皆重器恐其失墜故不趨堂上近尊故不趨城上廹狹故不趨武車尚武不事推讓故不式介者甲冑在身拜不成

禮故不拜此皆禮之變也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菖經而麻帶

此言婦人之拜儀與喪服也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故遇吉事雖有君賜之重亦肅拜或為虞祭祖姑之尸而坐其答拜也亦不手拜而肅拜若為夫與長子而為喪主則稽顙而不手拜蓋婦人之禮不特拜不同也既虞卒哭以葛經易

首之麻經而要之麻帶不變亦與男子之麻經而葛帶不同也案肅拜周官大祝九曰肅拜是也手拜太祝三曰空首是也葛經而麻帶小記所謂易服者易輕者

取俎進俎不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未嘗不食新

此言行立燕祭之禮也跣脱屨也俎有足而高故就俎取肉與進肉於俎皆不坐從其便也雖執虛器亦

如執盈雖入虛室亦如有人昭其慎也凡祭於室中堂上皆無跣主敬也燕則有之為歡也未薦新物於寢廟則不敢食新事亡如存一飲食而不敢忘也案鄭注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脫屨乃升堂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

之衣服服劒乗馬弗賈

此言僕御之禮而類及於車馬衣服也貳車朝祀之副車佐車戎獵之副車服車所乗車也服劒所佩劒也僕御於君子君子或升或下僕皆授之以綏其始乗時僕憑式以待君子之至君子既下而行則僕乃下更還車而立以待君子之去是僕之升恒在先而下恒在後也夫始乗必式固已然如乗貳車朝事尚敬則式若乗佐車戎獵尚武則不式所謂貳車者諸

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此則貴者矣故

人於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其年歲之久

近凡觀君子之衣服與所服之劍所乘之馬亦弗敢

評論其價值之多寡皆恐不敬也案周禮大行人貳

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典命卿六命大夫

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

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

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此言賜獻於人之儀也四壺曰乘十脡曰束卑曰賜尊曰獻鼎肉謂肉之已解而可升鼎者問遺之禮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或賜人與獻人者則陳列酒之重者於門外雖止執脩以將命而其辭亦必兼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也其以鼎肉賜獻人者則執肉以將命其以禽鳥賜獻人者雖過於一雙唯執一雙以將命其餘悉委陳於門外輔氏廣曰乘壺酒束脩一犬

此例以多物獻人者其以愳肉此例以一物獻人者加於一雙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

此言人畜之各致其𩍃也緤紖靮牽犬牛馬之繩也犬有三種禦宅舍曰守犬供田獵曰田犬充庖厨曰食犬名若韓盧宋鵲之屬遺人以犬者則執緤其爲守犬田犬則以授擯者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

綌馬則執靮皆以右手若征伐所獲之臣虜則以左手執之䟽曰守犬田犬畜養馴善無可防禦食犬則左手牽之曲禮效犬者左牽之是也民虜或起惡慮左手操其右袂右手當制之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是也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

此言餽遺車甲弓劍及他器物之儀也前之古人獻物必有先之者如左傳乘韋先牛十二之類袒開也櫜弢甲衣也冑兜鍪也韣弓衣拊弓把啓開也櫝劍匣也襲謂卻合之也夫襓劍衣也遺人車則陳車脫綏而執以將命甲若有他物先之則陳甲而執他物之輕者以將命無以先之則開弢甲之衣而奉冑以將命凡器則陳底執蓋弓則以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拊劍則開匣以其蓋卻合於匣之下乃加夫襓

於匣中而以劍置襓上焉案車則說綏曲禮所云獻車馬者執策綏是也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所云獻甲者執冑是也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所云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也郤仰也謂仰蓋於匣底之下加匣底於上重合之故云襲也夫襓固在匣中矣啓匣則見匣底之上有夫襓夫襓之上有劍故曰加夫襓與劍焉非至啓匣時旋加之也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

其執之皆尚左手刀郤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此言餽遺雜物之儀也脩脯也苞苴苴藉而包裹之非特魚肉他物亦可茵褥也工穎謂警枕也筴著也籥如笛而三孔下穎謂刀鐶也削曲刀拊刀把也餽遺之雜物如笏也書也脩也苞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穎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櫝也筴也籥也此十六物者皆左手執上右手執下陰陽之義

也若刀則卻其刃而授以穎削則授以拊凡有刺刃者授人時則辟刃不以刃向人也案惟辟刃故授穎授拊與曲禮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同意辟刃即後其刃也又案警枕之穎與刀鐶之穎字從木從頃如史記穎脫而出穎對末為文謂錐柄也與實穎實粟之穎從禾而訓為禾末者不同疏云穎是穎發之義刃在手謂之穎皆誤

秉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此言兵刃將卒所處之宜也乘兵車者出則前其刃以向敵也入則後其刃不以向國也將軍尚左左為陽而貴謀士卒尚右右為陰以致死也夫古者軍行鑿凶門而出故為將者甘苦與士卒同之則軍禮之所重可知矣

賔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此言行禮各有所主也詡辭氣明盛之貌隱情隱密

已情也虞度也賔客以禮相示故主於恭祭祀以誠相格故主於敬喪事以送死故主於哀會同以申令故主於詡至於軍旅之事則當思險知危隱情以計度也輔氏廣曰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兵事露則不神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此言侍食於君子之禮也若燕而侍食於君子則先

君子而飯若嘗食然後君子而已若勸食然食毋放
肆而無所制飲毋流行而不知止防噦噎則小飯恐
見問則亟咽且數數嚼之毋得弄口以為容食既訖
容欲自徹其俎主辭則止也蓋燕有尊卑賓主之禮
故侍食者始則敬主人之餕終則敬主人之命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此言奠爵之儀也介賓副也僎鄉人來觀禮副主人
者也燕飲之禮主人酬賓賓受奠觶於薦東是客爵

居左也將旅酬之時一人舉觶於賔賔受而奠於薦西至旅酬賔取薦西之觶以酢主人是其飲居右也若主獻介之爵客酢主之爵及僎爵則皆居於右案鄭注以僎爲遵遵尊也尊於賔者非輔主人之僎也鄉飲酒禮亦無獻僎之説於義疑也

蓋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

此言進魚之法也濡濕也腴謂魚腹鰭謂魚脊膴大臠謂刳魚腹也進魚各有其宜如擘濕魚從後起則

腴肉易離故羞濡魚者進尾冬則潛而趨陽乎下腴為美故右腴夏則躍而趨陽乎上鰭為美故右鰭當食而祭則刳魚腹下為大臠亦以此處肥美故也䟽曰此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此言齊和之宜及相禮之法也和羹曰齊謂鹽梅之屬自由也凡齊必執以右手而居羹器於左取其便於調和也相禮者為君受幣則由君左傳君命於人

則由君右地道左畀而右尊所以尊君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軓范乃飲

此言尸僕君僕受酌之儀也軓轂末范軾前也僕爲尸御而酌之重尸之僕則如君之僕當僕在車受酌則左手執轡右手受爵必祭左右軓及范而後飲所以祭者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内祭君子不食圂腴小子走而不

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為君子擇葱薤則絶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

此廣明祭俎及飲食之禮也周禮圖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腴腸也提猶絶也湆汁也齊和也飲食必祭凡羞在豆則祭之豆閒之地有俎者於人為横則於俎内祭君子於犬豕不食其腴避穢也小子給使令宜驅走而不得趨翔為容若得酒舉爵則先坐

祭而後立飲不備禮也凡洗爵必盥手以致潔牛羊之肺刲離之而不絶其中央少許使可手絶以祭也凡羞之有湇者則有鹽梅齊和故不更以齊嫌於薄主人之味也為君子擇取葱薤則絶其本末為有萎乾羞首者必進喙以嚮尊者其祭則先以牲耳案特牲少牢禮羊腸胃有骨實而無豕腸胃鄉射禮用狗亦不列其腸胃燕亦如之孔疏云骨闕一是也曲禮毋絮羮故羞有湇者不以齊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此言列尊壺之法也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

尊壺者設尊設壺之人也人君陳尊於東楹之西而

南北列之酌人在尊之東其左為南故設尊者列玄

酒於酌人之左以為上尊若諸臣之尊皆以次而列

於北矣有尊則有壺而尊與壺有鼻設尊壺者必面

其鼻以向君所以尊君也案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

尊朱子謂設尊之人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

酒即玉藻所謂凡尊必尚玄酒者示重古也尊壺者

面其鼻即所謂唯君面尊者示重恵也

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此言飲酒之儀也沐而飲酒曰禨冠而飲酒曰醮折

俎折骨體於俎也步行也羞庶羞也飲酒者而坐所

以致逸也然飲如沐而為禨者冠而為醮者則皆小

事若遇折俎之盛禮皆立而不坐否則未免於當尊

矣飲酒必嘗庶羞所以致養也然當未行無算爵之

時則不先嘗否則未免於貪味矣孔疏曰折俎則餚饌尊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此獨云禨者醮者以其無酒俎之時得坐嫌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餚羞本為酒設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即嘗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賓皆先祭脯醢嚌肺乃飲卒爵若庶羞必行爵之後始嘗之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

實之醯以柔之

此言膾及齏菹粗細之異也聶而切之先聶為大臠而後細切之也軒辟雞宛脾皆菹類制食之法以牛與羊魚之生肉先大切之而後細切之則膾以名焉如麋鹿為菹野豕為軒宜於粗則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宜於細則聶而切之凡此腥肉用葱或薤皆置之醯中使浸漬而熟則柔軟可食矣陸氏佃曰內則腥言肉此言魚內則菹言魚此言麋鹿互相

備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此申言有折俎不坐之義也如待賔客有折俎者其為禮最隆故受之者就俎取肺而祭及祭竟而反於俎皆立而不坐其在俎之燔為祭與反亦如之唯尸視賔客為尊雖有折俎祭反皆坐也案折骨與燔為所設者盛故立而取反若云因俎有足故立尸又何以坐也為賔則立以致敬為尸則坐以當尊位有不

同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此言服制之當知也衣服所以章身也若在躬而不知其名是之謂罔况昧於有生之理者乎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此言夜飲之禮也道導引也獻主主人也君使宰夫

為主燋未爇之炬也若天已昏而未有燭客有後至者主人以先在坐者告之使知其人而致敬也導引瞽者亦然以瞽無目非告不知也凡夜而飲酒為獻主者既執已然之燭又抱未爇之燋身親賤役而不以為勞及客起而辭然後以燭與燋授人當執燭時於或讓或辭或歌之禮皆不暇為惟既授於人則仍不廢此舊說飲酒之禮賔主揖讓更相辭謝又各歌詩以見意今以暮夜殺禮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此言事尊長之儀也口旁曰咡為卑幼者奉洗盥之水及執食飲以進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長若此時尊長有問則偏於口旁而對亦恐氣觸之也方氏慤曰勿氣則屏氣以致恭也辟咡而對與曲禮掩口而對同義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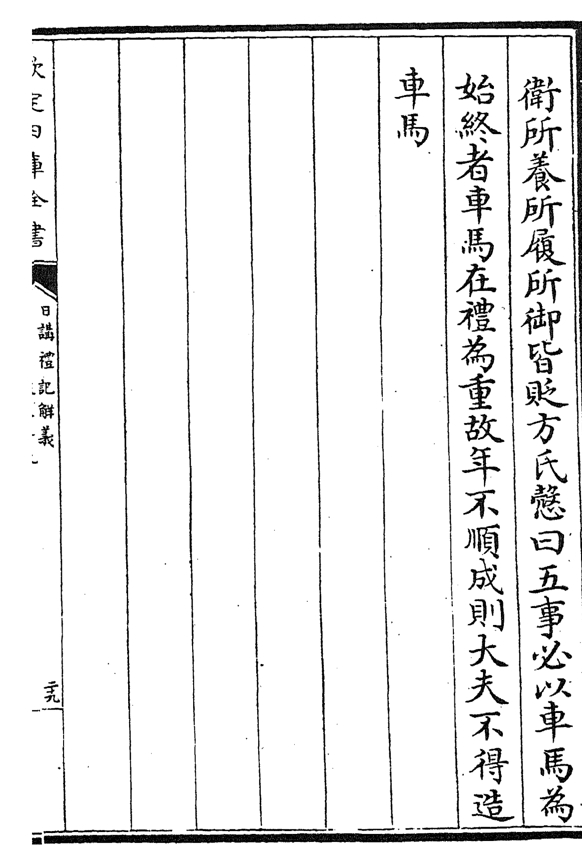
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

此言致胙之禮也展省也臂臑肩蹄也九个自肩至蹄折為九段也為人祭攝主也凡祭必歸胙而將命之辭不同如為人攝主則曰致福謂致其祭祀之福也已祭不敢云福但曰膳言其為享神之善味而已若已祔主大祥之祭則但曰告謂告以死者之已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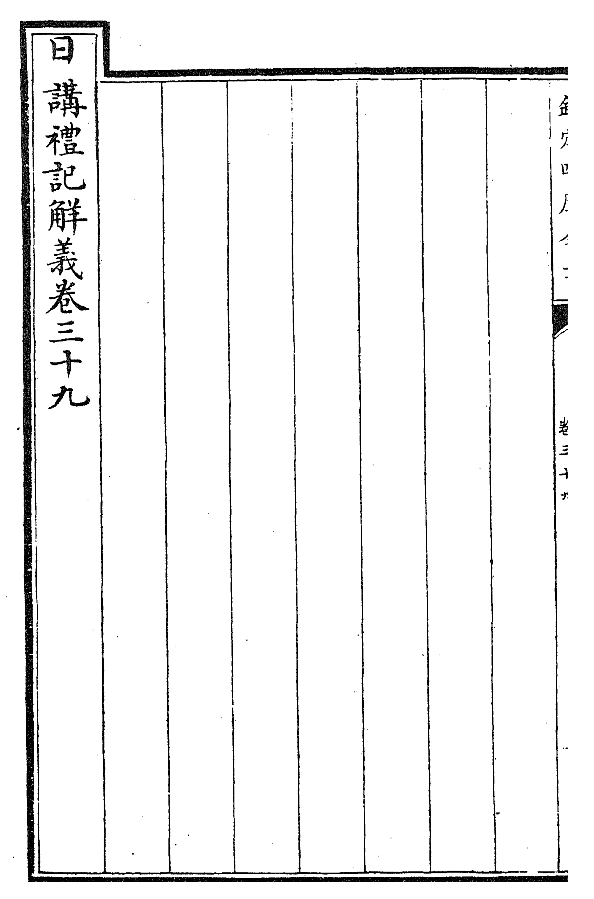
生者之已練也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必自省視其具
而後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以送之使
者反命主人又必再拜稽首所饋之禮大牢則以牛
左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為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
个殖豕則以豕左肩五个不必備餕也陸氏佃曰祔
練凶事也難以福言又難以善言故旁言之孔疏云
周人牲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周貴肩故用左
肩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此言處災變之禮也靡與縻通雕刻畫也幾漆飾之畿限也縢者束縛之名組縢謂以組束之及衿帶也以穀食馬曰秣國家當師旅饑饉之後財力靡散民庶彫敝則車不以雕幾為飾甲不以組縢為華食器不以刻鏤為美君子所履者不以絲屨馬不復以穀為秣皆從減省也陸氏佃曰言國家靡敝則所乘所



衛所養所履所御皆貶方氏慤曰五事必以車馬為始終者車馬在禮為重故年不順成則大夫不得造車馬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三十八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

學記

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故名學記其旨與大學相表裏開端言學而推及於化民成俗是學有用也篇終言學而推本於先源後委是學有體也有體有用大人之事備矣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

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此言君子以務學為急也憲法也謏之言小也體猶親也遠謂疏遠之士為治莫先於擇術如起發謀慮必擬度於法式又能招求善良之士此足以小致聲譽而未足以感動衆心使之興起也若能下賢親遠則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於善也在上之君子欲化民以成美俗必也其由學乎蓋學也者乃古之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此言立學教人之事也兌命商書典常也玉有美質可以為器然不琢則不成猶人有美質可以造道然不學則不知是以古之王者建國君民必以立教立學為先務蓋教所以一其學之方學所以定其教之地教學興而後道可明矣傅說之告高宗有曰人當一心終始常在于學其即君之教民為學終始有常

而不暫廢之謂乎案六經言學莫有先於説命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學無窮已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此申言教學之善也兌命上學字當作斆斆即教也

嘉肴雖旨弗食則不知其旨也至道雖善弗學則不

知其善也是故學以求其所未至然後知自得之不足也教以推其所有餘然後知肆應之困也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以期其足知困然後能自强以濟其困此教學所以相長也兌命所云斅學半者其即此相長之謂乎方氏慤曰足則厭矣故學以不厭為知困則倦矣故教以不倦為仁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

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説服而遠者懐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此言立學立教之方而并及教成之效也陳注術當作州比年每歳也中年間一年也博習無所不習也記謂古書蛾蚍蜉也古之教者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巷首門側有塾以教其閭之人五百家為黨其

學曰庠以教閭塾所升之人二千五百家爲州其學曰序以教黨庠所升之人王都及侯國之學爲國學則又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也於每歲之入學者間一年而考校焉一年歲終則察視其能離絶經書之句讀辨别志趣之高下三年則視其敬業而習無怠荒樂羣而交無睽貳五年則視其博習而不限於程親師而不忘所授七年則視其論學而能求其蘊取友而能收其益如此謂之

小成至於九年致知而識之精可以觸類旁通力行而守之定可以強立不反則謂之大成夫然後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則推所學於人足以化民而易其汚俗使近者被其教而無不說服遠者聞其風而無不懐之此乃大學所謂明新止至善之道也古記有曰蛾子以時時學習銜土而成大垤其即此由積學而成大道之謂乎案鄭注術當爲遂古術遂二字通用攷周禮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則陳說可

從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此言教學之制也宵之言小也夏圓楚方大倫猶言大節官已仕者士未仕者大學之始教也有司必釋

菜於先聖先師服用皮弁祭用蘋藻示以尊敬道藝也肄習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示以教成官使之義於其始也入學之時大胥擊鼓以名學士既至而發篋出書所以振動其志使之遜順而進業也其用夏楚二物者警其怠忽使之收斂威儀也未及卜禘則不視學以考校者所以優游其志也時為觀示而不悉語以故者欲其默識諸心也幼者但有聽受而無問難以學不可踰等也此七者皆大學教

人之大節也記曰凡學之道不拘一途官則先其職事之所急士則先其志意之所尚其即此教必先大倫之謂乎朱子曰聖賢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肖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思各舉其職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

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此言大學教人其功無間而益無窮也正業謂時教之業如春誦夏弦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居學謂退息之所學即下操縵博依雜服是也操縵謂操弄琴瑟之弦博依謂詩人比興之詞託於物理而至博雜服謂禮文冕弁衣裳之類藏息以地言

脩游以學言輔友也大學之教人也四時之立教必有正業偶然之退息必有居學如不學操縵則心手弗調而不能安於弦矣不學博依則物理弗明而不能安於詩矣不學雜服則制度弗詳而不能安於禮矣所以然者不興起於藝即不能樂學故也故君子之於學也藏之時而有修焉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之時而有游焉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夫然故安其學而益親其師樂其友而益信其道是以雖離去

師友而所守堅固自不變移也兌命曰學能敬孫其志無時而不敏斯進脩之益如水源源而來其即此離師友而不反之謂乎張子曰古之教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如此則心樂樂則道義生服事也雜服灑埽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案張子解雜服與注異而義甚切實今並存之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

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此言今教者之失也呻吟也佔視畢簡訊問也佛讀作拂數進謂數數進之刑成也惟古之為教有法故其為學有成若今之教者但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問之辭至於數進而不顧其能安與否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所施者悖而所求者拂如是則不能明其所受於師之學甚而至於疾其師止苦其進

之難而初不知其得之益也雖勉强以終其業而去之必速教之所以不成者其殆由於此乎案鄭氏謂數是法象朱子謂數是形名度數言及於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惟吳氏澄以言字斷句數字讀入聲連下為句比舊説為直截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此備言興學之由也陵節猶言躐等大學立教之法

有禁於情欲之未發者寧先毋後是之謂豫有迎其氣機之適可者不先不後是之謂時有不至陵節而施者予以漸入是之謂孫有可使相觀而善者資以互益是之謂摩此四者乃教之所由興也朱子曰禁於未發但謂豫為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以年為斷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吳氏澄曰此四者三屬於師一屬於

友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此備言廢學之由也扞格言相抵也勝承也燕猶褻也其在不善教者已發而後為之禁則情欲既熾必至於扞格而不勝時過而後命之學則智力既退必至於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序之既紊必至於

壊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羣之旣離必至於孤陋而寡聞由是燕私之朋乗之相與逆其師燕游之僻因之以至廢其學此六者乃教之所由廢也吴氏澄曰此六者在師者三在學者三

君子旣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此承上而詳言施教之善也喻曉也教有興廢如此君子既知其所由興而從之又知其所由廢而防之然後能成就後學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而以言為喻也引以所當由而不曳之必進勉以所自立而不按之使止啓以所從來而不竟其所往蓋道而弗牽則和而不戾强而弗抑則易而不苦開而弗達則思而善入能使之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戴氏溪曰道而弗牽强而弗抑未嘗示人以難開而弗達

亦未嘗示人以易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此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學者之氣質不齊約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而後教可施盖人之學也以知而言或務廣而失之多或孤陋而失之寡以行而言或兼人而失之易或自畫而失之止此四

者皆原於心而心之病固莫同也惟知其心然後能激厲裁抑而有以救其失教也者正所以長其固有之善而救其一偏之失也吕氏本中曰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證用藥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此言善教之道也善歌者務使人繼其聲善教者務使人繼其志誠欲其相引於無窮也夫志之所發不

在多言其言也雖至約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斯志得所傳而可謂之繼志矣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

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此言人君當慎於擇師也三王夏商周也并虞為四代君子教人必先知其至於學之難易而因以知其質之美惡然後能循循善誘隨其淺深高下而不以一類喻之能博喻然後能教人而為師能為師然後能治人而為長能為長然後能治百姓而為君故師也者乃所以講明為君之道而擇之不可不慎也彼記有言三王四代所以治者非但能作之君亦唯其

師之得人耳其即此擇師當愼之謂乎朱子曰能爲師以教人則能爲君以治人擇師不可以不愼言能爲師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此言師道之當敬也嚴師謂尊禮嚴重之也師旣擇

矣抑不可以不重凡學之道欲盡嚴師之禮爲難必師嚴而後道尊必道尊而後民知敬學是故君於天下莫有不臣而所不臣者有二當其爲尸所以象神則弗臣也當其爲師所以傳道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者所以尊師也案書曰能自得師者王如武王之訪于箕子受丹書於尚父是矣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此言學與問之視乎其人也庸功也善學者求諸己故師教甚逸而收功則倍及其成也又於師而庸之不善學者恃諸人故師教雖勤而爲功僅半及其無成也又於師而怨之善問者心以緩而善入如攻堅木然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之難者及其久也以彼觸

此自然相說以解而不善問者反此矣善待問者心以虛而善應如撞鐘然叩以小者則小鳴叩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得以盡其聲而不善荅問者反此矣此善學善問與夫善於荅問者所以皆為進學之道也朱子曰善問者如攻堅木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便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

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此言學貴心得而教貴隨時也為師者不在乎據己所有以告之而在乎因人所疑以啓之是故記誦古書以待問此其為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不足以為人之師必也聽所問之語以為答斯其應乃可不窮乎有力不能問者待其憤悱而後語之語之不能知則終無隅反之望雖舍之可也程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所謂師者何也曰

理也義也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此言習事有漸以明進學之有序也良善也良冶之子見其父陶鎔金鐵補合成器必學取獸皮連綴成裘以學乎治良弓之子見其父橈屈幹角調和成弓必學取柳條屈曲成箕以學乎弓駒始學駕更不駕在車前惟反係車後使日見馳驟以學乎駕此三者

習之有漸而不驟進學之以類而不泛求君子察於此可以有志於學循序而期於有成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此借物以明學與師之當務而結上文也比方也醜齊也當猶主也五聲宫商角徵羽也五色青赤黄白黑也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職也五服斬齊哀大小

功緦麻之親屬也古之學者比方事物而齊其類如鼓本無當於五聲然五聲弗得鼓則不能和水本無當於五色然五色弗得水則不能章知此則知學本無當於五官然五官弗得學則不能治師本無當於五服然五服弗得師則不能親君子果可以不志學而求師乎戴氏溪曰天下之理有不相為而實相用者故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五服隆殺非師則恩義不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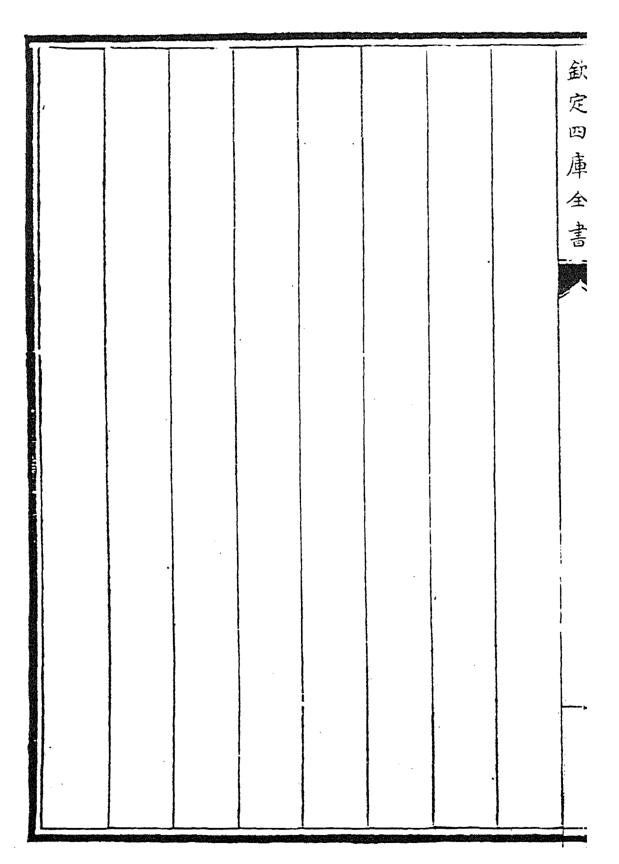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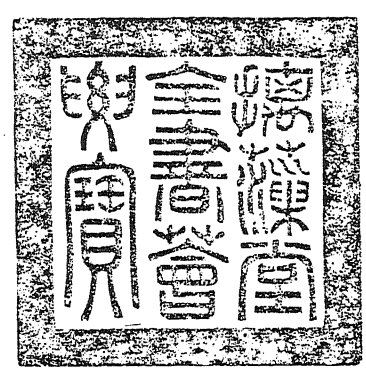
此言學之當務本也不明乎體用之合者不知至學之有本不審乎源流之數者不知務本之當先君子嘗曰德之大者無所不宜非但專於一官之職道之大者無所不備非但局於一器之用信之大者盟誓要結皆無所施故不約時之大者仕止久速各當其

可故不齊四者皆由本立而用自周君子察於此亦可以有志於本矣試以三王之祭川言之河與海皆川而祭必先河後海者以水之來處為源其聚處為委河則源也海則委也此之謂本之當務而君子之學所以莫先於知本也案大學以知本為知之至是故知本而務之所以盡性也

謹案卷三十九第二十三頁前六行鄉射禮用狗亦不列其腸胃刋本鄉射訛射鄉狗訛狥據儀禮改

卷四十第十一頁前一行亦未嘗示人以易也刋本嘗訛當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侍　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二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三十九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一

樂記

樂記者記樂之義也古有樂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識是以秦火之後無傳焉漢河間獻王集諸生采周官諸子作樂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篇目具見別録今樂記斷取其中十一篇合為一篇朱子曰古禮樂書皆亡學

者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吳氏澄曰劉向所得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十一篇合為一篇者蓋亦刪取要畧非全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此言樂所由始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干戚武舞羽

旄文舞凡音之所由起不係於外乃由人心之動而生也人心本靜其所以使之動者因物之感而然也心既感物而動則形於言而有聲聲與聲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至於變而合節成調則謂之音比合其音而播於樂器及動於干戚羽旄之舞器則聲容兼備而謂之樂矣案此言音由心生與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相合此樂之本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此歷言人心感物而動形於聲之實也音由心生如此故樂也者音所由生而其本則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凡人喪所欲則哀哀則形於聲者蹴急而減小得所欲則樂樂則形於聲者寛綽而紆餘順其心則喜

喜則形於聲者發揚而放散逆其心則怒怒則形於聲者高急而猛暴於所畏則敬敬則形於聲者無委曲而有分辨於所説則愛愛則形於聲者有和説而無亢厲此六者非性也乃情之感於物而後動者也

吳氏澄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性也有感而發則為情情可以為善有不善者物為之累也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

民心而出治道也

此言先王慎其所以感人心者之實也惟人心感物而動是故先王之於人心必慎其所以感之者故為之禮以道其志之所之為之樂以和其聲之所發為之政以一其不齊之行為之刑以防其不軌之姦是禮樂為本政刑為輔而其致一也先王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此也案此記言樂而每兼禮又并及於刑政盖四事惟一理故曰其極一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此言聲音之通於政也成文猶言成方自其法度謂之方自其文理謂之文凡音所從生固本於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不容已故形於聲以宣之聲有疾徐高下自然相應如五色之成文斯謂之音矣是故音生於心而亦由於政治之得失治世之音安靜而歡

樂者其政和故也亂世之音怨悱而恚怒者其政乖故也亡國之音悲哀而愁思者其民困故也是聲音之道蓋實有與政相通者矣可不慎所以感之乎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此言治世之音與政通也怗敝懘敗也聲有五而取象不同宮屬土其聲至濁而統攝衆音與總攬萬化者相似故為君象商屬金而聲次濁猶臣之輔君故

為臣象角屬木而其聲清濁相半上次宮商下管徵
羽猶民之上奉君臣而下理事物也故為民象徵屬
火乃聲之次清者其象為事有民而後有事也羽屬
水乃聲之最清者其象為物有事而後用物也必也
君明臣良民安事治物阜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
五音克諧而無怗懘之足患矣案黄鍾之律九寸每
寸九分九九八十一為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下生徵
五十四三分益一上生商七十二三分損一下生羽

四十八三分益一上生角六十四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陳氏祥道曰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故欲諧五聲必先正倫理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此言亂世并亡國之音與政通也變臣言官者主有

職者言之宮亂則樂聲荒散而無統由其君之驕恣於上也商亂則樂聲欹邪而不正由其官之壞亂於下也角亂則樂聲憂愁由其政虐而民怨也徵亂則樂聲哀慘由其役繁而事勤也羽亂則樂聲傾危由其用不節而財匱也若五者皆亂而互相陵越則謂之慢而國之滅亡近在旦夕矣夫敬與慢生於心而治忽即因之為政者所宜深念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此即前代之音以驗亂亡之事也比猶同也桑間衛地詩序謂桑中篇是也濮衛水名濮上之音紂靡靡之樂也如鄭衛之音即亂世之音也近於迭相陵之慢矣桑間濮上之音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而無道揆其民流而無法守於是乎誣上行私而不可復止也案路史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桑林孔疏亦云桑林之間是桑間桀樂濮上紂樂故以為亡國之音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此言君子之能知樂而并幾於禮也幾近也音所由起生於人心而樂也者乃與君臣民事物之理相通

者也統而論之則聲可知而音為難音可知而樂為難故耳有所聞但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心有所識但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乃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之得失審音以知樂之得失審樂以知政之得失而治道備於此矣是故不知聲則不可與言音不知音則不可與言樂果能知樂則倫理兼盡而幾於禮矣既禮樂之皆得即謂之有德之人以其能實得此和序之理於心也然則知樂之微

者非君子其孰能之哉方氏慤曰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

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此承上有德而言先王制禮樂之意也清廟周頌篇名清廟之瑟登歌清廟而鼓瑟也朱絃謂練朱絲以為絃越瑟底之孔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也此聲初發一人倡三人和聲音固所以為樂然樂之盛者初不在極聲音之美也品味固所以行禮然食饗乃禮之重者初不在極滋味之厚也清廟之瑟朱絃疏越

濁而且遲一倡三歎和者甚少有餘音而不盡者矣
大饗之禮尊尚玄酒俎唯生魚羹無調和有餘味而
不致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非以聲與味極口腹
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其好惡而復乎人道之正
也案劉氏敞曰遺忘也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
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理亦可通夫好惡者情
也反人道之正則有以復其性矣周官五禮防民之
僞而教之中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即是此意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此因上文平好惡而言好惡之所自始與所由僻也

知知上知是體下知是用禮樂所以平好惡而好惡之失其平者有故焉人受中以生當其靜而未發則渾然者天之性也及感於物而動則油然者性之欲也人心虛靈原自有知物至而此知知之然後好惡形焉苟好惡無節於內所知者誘於外而不知自反則欲肆而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有窮已而人之好惡無有節制則是物至而人反見化於物也人見化於物也者滅乎理之本於天而窮乎欲之生於人

者也於是悖逆詐偽以為心淫泆作亂以為事是故以强脅弱以衆暴寡以知詐愚以勇苦怯疾病者不得其養老幼孤獨者不得其所此乃大亂之道也朱子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心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

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此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苟於此覺其所以然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

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此言先王制禮樂以平好惡之實也射鄉大射鄉射及鄉飲酒之禮也食主飯饗主飲好惡之不可無節如此是故先王制為禮樂因人本然之情為之定其當然之節衰麻哭泣所以達其哀而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導其豫而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坊其

欲而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嘉其會而正交接也禮以節民之心樂以和民之聲而又有政以率其倦有刑以禁其非此四者通行於天下而罔有悖違則王者之治道備矣案此節專以禮言而樂在其中亦禮先樂後之意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别矣刑禁暴爵

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此承上節民心和民聲而言其教之效也樂者主於和而為同禮者主於序而為異同故有恩以相親異故有別以相敬樂偏勝而一於同則流而不敬禮偏勝而一於異則離而不親故合之以情而使致和於其內飾之以貌而使制節於其外此禮樂相資為用之能事也先王導民以禮樂而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矣樂之文同則上下協和矣又輔之以法而好惡

分明則賢不肖殊科矣刑以禁其暴爵以舉其賢則
勸懲當而政均矣本於仁以為愛本於義以為正如
此則樂不至於流禮不至於離而治民之道達於下
矣應氏鏞曰前以刑政輔禮樂而曰王道備言其為
治之具也此以仁義別禮樂而曰民治行言其為治
之效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
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

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此又承上相親相敬而言其效之極也樂以治心故由中而出禮以治躬故自外而作惟由中故不勉強而靜惟自外故有條理而文樂至於靜斯為大樂然止以導心之和故易而無擾禮至於文斯為大禮然止以範身於敬故簡而不煩其在於人樂極其至則

各得其所而無怨禮極其至則各安其分而不爭古之聖人所以揖讓而治天下者正此謂也當其時暴民懾伏而不興諸侯賓服而不叛兵革戢而不試五刑措而不用百姓無他患天子無可怒如此則樂教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使四海之内無不相敬天子如此則禮教行矣案易乾陽屬心坤陰屬體大傳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樂治心而由天作禮治躬而以地制必易必簡此同和

同節之本與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竝名與功偕

此言禮樂之原於天地與其所以感人者也時如虞夏商周事如揖讓放伐功如致治救民名如韶夏濩

武大樂之靜而易者與天地同其和大禮之文而簡者與天地同其節惟同和故能昭宣化育而百物不失以遂其生也惟同節故能辨別尊卑而祀天祭地以正其位也明則有禮樂而達乎造化之原幽則有鬼神而符乎聖人之德如此則四海之内莫不感之而合敬同愛矣盖禮之三千三百事雖殊而合敬則一也樂之五聲六律文雖異而合愛則一也夫愛敬者情也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迭興制禮作樂以此

相沿而不變也如時出於天作事立禮者以之而事要必與時竝功見於民命名制樂者以之而名要必與功偕凡其合愛合敬之情豈有不相沿者哉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

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此承上而言聖人能知禮樂之情以制禮樂也綴之言連舞位相連也兆位外營兆也裼襲見曲禮制度宮室器皿之類文章衣服旗裳之類合敬合愛固見禮樂之情矣而亦有器焉有文焉彼金革之聲為鐘鼓竹石之聲為管磬文舞所執有羽籥武舞所執有干戚此樂之器也身容之屈伸頭容之俯仰行列有

綴兆行止有舒疾此樂之文也盛黍稷而有簠簋盛牲牢而有俎豆品節之有制度脩飾之有文章此禮之器也行之有升降位之有上下步有中規矩之周還服有宜質文之裼襲此禮之文也凡器與文總莫非情之所寓故惟知禮樂之情者為能因情立文而創作於前識禮樂之文者為能考文會情而傳述於後盖作者生而知其情是之謂聖述者學而識其文是之謂明明聖之稱非可襲取正以其能述作之謂

也案上節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或謂應連此節為義蓋事因時而異名以功而殊所謂有損有益所可得而變革者即器與文之謂也陳氏澔曰五帝三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盡取先代參而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孔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德無其位也然則制禮作樂欲有以建中和之極豈不在首出之聖人哉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此言禮樂與天地相資為用之理也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主於和即天地之和也禮主於序即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以氣而化序故羣物皆以質而別樂之作屬乎陽而法乎氣之行於天禮之制屬乎陰而法乎質之具於地若過制則無序而失之亂過作則不和而失之暴故必明於天地之和序然後

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的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

也

此歷言禮樂之體用以見應於和序之實也愚拘若也講論人倫而出於心之所安無拘若之意也禮樂有情有文是故論倫理而無患樂之本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主也極中正而無邪禮之本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宰制也此非聖賢君子不足以知之若夫禮樂之設施於金石發越於聲音致用於宗廟社稷有事乎山川鬼神則是以其文措之天下而凡民亦可

以共知者也方氏慤曰金石聲音亦統以禮而言者

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此推言制作之治功以見應於和序之本也辨與偏通達具也王者受命而興功成而作樂以象之治定

而制禮以飾之其功大然後其樂備其治辨然後其禮具如徒以干戚之舞猶非樂之所以備徒以孰亨而祀猶非禮之所以達也盖明王所相沿者禮樂之情耳以其文則五帝之樂殊時而未嘗相沿三王之禮異世而未嘗相襲所以然者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文固未有久而不弊者也及夫以時措之與民宜之篤於樂而不憂盡乎禮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人之知禮樂之情者乎案禮樂之情帝王所同其不相沿

襲者文也舊解以不相沿襲為偹樂達禮者非是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偹天地官矣

此申言天地序和之意而因明聖人制作之功也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官猶位也禮何自而行也自

天高地下各有定位而萬物散殊於其中則為自然之序而禮制已行矣樂何自而興也自天地之氣流而不息而萬物合同化生於其間則為自然之和而樂已興焉春作夏長生物之仁氣也秋斂冬藏成物之義氣也仁主愛而近於樂義主宜而近於禮樂以敦厚其和發達乎陽之所生是為率神而從天禮以辨别其宜安定乎陰之所成是為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地之成物至於禮

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有以裁成輔相而天地各得其職矣朱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蓋禮樂二者就天地言則先禮而後樂惟有序而後和生焉就天地言則先樂而後禮惟氣和而後物成焉聖人明於自然之禮樂因陰陽以統形氣始而應之配之以成位終而官之以成能故曰聖人之道禮樂其盛矣乎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别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此申言禮樂之本於天地也齊讀曰隮升也天尊地卑則君臣之分定矣卑高陳列則貴賤之體位矣動

靜有常則小大之等殊矣天時之方以類而聚地產之物以羣而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則成象在地則成形本一氣而兩在而聖人制禮以效之如此則禮者乃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隮天氣下降陰與陽相摩天與地相蕩鼓以雷霆而發其氣奮以風雨而潤其形動之以四時之錯行晅之以日月之代明而百物之化於是乎興焉聖人作樂以法之如此則樂者乃天地之和也案此本易繫辭傳之文記者引之以發

明禮樂之理非深於道者不能及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結上文以起下文也升成也樂以敦和故化不時則失其和而不生矣禮以別宜故男女無辨則失其序而亂升矣蓋乖氣致異天地之情然也張氏曰隨禮樂得失而應之是天地之情也然樂是氣化故云害物禮是形教故言亂人陳氏祥道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

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逺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此言禮樂與天地成功之所合也蟠猶結也高逺三辰也深厚山川也及夫禮樂之既得則和序之理充塞流行其無顯不至則極乎天而蟠乎地其無幽不

極則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其無逺不届而無厚不入則窮髙極逺而測深厚如此則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著不息者天之運也著不動者地之處也一動一静如環無端而不可相離者乃天地間之理也故聖人昭揭以示人必合而舉之曰禮樂云案禮樂之功用乃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也舊注樂著大始著之言處也樂以和聲都為發揚昭著之意恐不當與下文兩

著字異說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此言天子作樂以賞諸侯之故也五弦之琴其弦按五音無文武二弦南風即南風之薰之詩夔典樂之

官昔者舜作五音之弦為琴以歌南風蓋所以法天地之仁氣也於是夔承其意而為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非但宣吾心之德而已亦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惟德盛則教道尊嚴有以復民之性五穀時孰有以遂民之生然後賞之以樂其治民勞者德薄而舞之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德盛而舞之行綴短故觀其舞而知其德猶之聞其謚而知其行也案鄭注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

酇相去近舞人多也孔疏綴謂酇也盖樂舞在庭庭之廣狹有定故人少則舞處寛人多則舞處狹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此言歴代名樂之義而嘆其盛也咸皆也池施也帝王之樂各有其義所謂大章者以堯之治光被四表協和萬邦而章明於天下也所謂咸池者則黄帝之德開物成務自邇及逺而無不周徧矣所謂韶者以重華協帝舜能繼紹堯之治也所謂夏者以祗承於

帝禹能先大堯舜之德也至若殷樂大濩周樂大武則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人事之理極於此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此言樂理之切於人當法之以成化也往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所之謂節樂者天地之和也天地之道

有寒暑為一歲之分劑故萬物得寒而成得暑而長若不得其時則邪氣入而民疾矣風雨為一旦之氣候故萬物得風而動得雨而潤若不得其節則沴氣至而民饑矣故教所以化物是即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反以傷世事所以應物是即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反以喪功然則先王之作樂也法天地之道以為治也治無不善則民之行皆象君之德矣一說行是舞行之行即所謂觀舞知德者義亦可通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此言禮樂之用同歸於正人情也以穀食犬豕曰豢

為酒猶言設酒也一獻士之饗禮綴止也漢志俗字下有易字夫士行饗禮以豢豕而為酒食其初意非欲階之禍也而獄訟之興由此益繁則是酒之流弊生禍也故先王因制為飲酒之禮以節之雖士之饗禮不過壹獻而賓主亦必百拜使終日飲酒而不得至醉焉此先王所以豫防縱酒之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賓主之歡而非以窮口腹之欲樂以象其德禮以綴其淫胥此意也凡先王有死喪之大事必有凶

禮以哀之有吉慶之大福必有嘉禮以樂之是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則不淫不傷而樂在其中矣盖樂也者固聖人之所樂也而推之可以善民心其感人為甚深其移風易俗為甚易故先王著此以為教焉案禮以節哀樂之情樂以感人心之善皆所謂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此申言樂之感人深也志微意細也嘽粗殺減嘽寛慢緩易平起初末終也賁怒氣也肉壁地好壁孔喻音之圓瑩通滑也狄與逖同遠也成樂之一終也滌蕩滌濫泛濫也夫民之生也咸有血氣心知兼乎氣

質義理之性而其喜怒哀樂本自無常蓋應感之幾起於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性之發為情而不容自已者是故樂之足以感人也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亦感之而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亦感之而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亦感之而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亦感之而肅敬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亦感之而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亦感之而淫亂

矣案樂也者生於人心而又有以感於人心起於風俗而又有以移乎風俗其道蓋相為終始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此言先王作樂以和天人而後推以教民也度數謂五聲十二律上下損益之數五常仁義禮知信也密閉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之類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文采謂五聲相應若五色成文也繩約也德厚如中庸敦厚崇禮之厚象猶法也事行如上文宮亂君驕之類樂之感人如此是故先王之作樂必本於固有之情性稽諸聲律之度數制以隆殺之禮義合天地生氣之和

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其陽動不至於散陰靜不至於密剛氣不至於怒柔氣不至於懾此四者和暢交於中而發形於外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然後推其教以化民成俗立學以為之地而掌教有官立等以為之法而進學有序廣其節奏而無缺畧省其文采而無紊亂於以繩民之德厚焉又從而律小大之稱而如宮音之至濁及羽音之至清整之各得其平比終始之序而自黃

鍾之初九至仲呂之上六聯之各得其次於以象民之事行焉此所以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一切人倫之理無不形見於樂故古語云樂之所觀者深其信然矣案安其位以上作樂之本也以下則皆作樂之用也方氏慤曰親疏言其分貴賤言其位長幼言其序男女言其情四者皆人之倫而各有理焉唯形容於樂乃可得而見故曰樂觀其深矣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此言亂世之樂與先王之樂相反也感或作蹙若夫亂世之樂不然如土敝則力盡而草木不長水煩則流擾而魚鼈不大氣衰則難繼而生物不遂世亂則無序不和而禮慝而樂淫矣惟樂之淫也故其聲或哀而外不莊或樂而中不安不莊故慢易以犯節不

安故流湎以忘本廣則嘽緩而容姦狹則急數而思欲至於感傷絛暢之順氣滅熄平和之至德是以君子賤而不用也方氏慤曰此廣言淫樂之事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矣狹固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此推淫樂和樂之由以起下文也分善惡之分限也凡樂所由興未有不始於聲與氣之相為感應者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逆氣積而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則順氣應之順氣積而成象而和樂興焉惟倡和各有其應故回邪曲直各歸於其分而萬物之理亦莫不以類相動也然則君子得不慎其所以感之者與案淫者和之反也知萬物之理以類相動則中和位育皆實事矣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此言君子内外交養以為作樂之本也反復也物理以類相動是故君子知志之移於情則反其情之正以和其志知行之因乎類則比其類之善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使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使接於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使設於身體凡耳目鼻口心知百

體皆由於順正以行其義則志和行成而樂之本立矣眞氏德秀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所以養其内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内亦正矣内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内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内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而所以自養者備矣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此言作樂之事而及其效也五色謂角配青徵配赤宮配黄商配白羽配黑也八風謂八方之風律謂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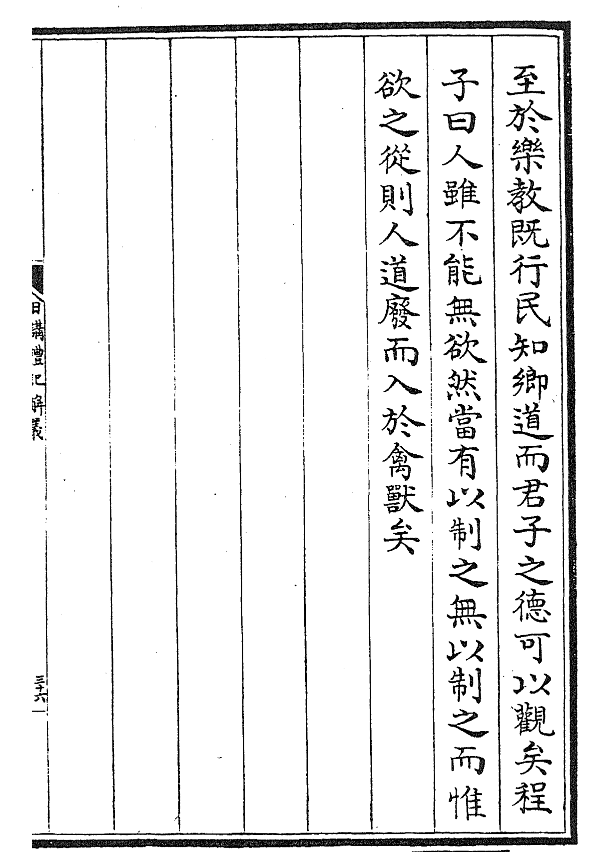
二月之律正北曰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冬至之氣也東北曰條風從大呂大簇之律大寒驚蟄之氣也正東曰明庶風從夾鍾之律春分之氣也東南曰清明風從姑洗仲呂之律穀雨小滿之氣也正南曰景風從蕤賓之律夏至之氣也西南曰涼風從林鍾夷則之律大暑處暑之氣也正西曰閶闔風從南呂之律秋分之氣也西北曰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霜降小雪之氣也度謂律度自一至百言多也數者宮聲

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也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迭相為經即禮運還相為宮也清明也作樂之本既立然後發之以聲音而文之以琴瑟動之以干戚飾之以羽旄從之以簫管用是昭宣盛德而奮其光輝感通陰陽而動其和氣贊相生成而著其物理是故其聲之清明象天其體之廣大象地其序之終始象四時其節之周還象風雨五色則成文而不亂八風則從

律而不姦百度則得數而有常音之小大相成律之終始相生倡和清濁更迭而相為經故樂之教行而倫理咸清以之治己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以之治人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而樂之功效極矣案清明廣大至德之光也終始周旋四氣之和也五色成文以下萬物之理也推其效至於天下皆寧亦祗以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此總結上文而又以起下文也方猶道也君子脩身以養和作樂以宣化如此故曰樂者生於人心之所樂也而所以為樂者不同君子則樂得其道小人則樂得其欲惟以道制欲則和樂而不至於亂若以欲忘道則惑溺而終於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之正以和其志而立樂之本廣樂之理以成其教而達樂之用



至於樂教既行民知鄉道而君子之德可以觀矣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一